

殷
栗
齋
集

卷十七
十八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七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八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七
卷十八

北

山

堂

藏

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月初版

漢書禮樂志次以刑法志論

漢書序次其精意見於傳志而得孔子之意者各一仔林傳次以循吏孔子言學道則愛人者是也禮樂志次以刑法孔子言礼樂不興刑罰不中者是也唐虞分礼樂為二職成周合礼乐為一官唐虞命官先刑法後礼乐成周命官先礼乐後刑法其分合不具論而先後之間則各因其時吾謂與其學唐虞毋宦學成周蓋刑法不能先礼乐也礼乐春刑法秋秋自生在春之後礼乐生刑法殺殺何能居生之先試以易卦論之履礼也豫乐也噬嗑贲豐旅大象皆言刑法不皆後於履豫兩卦乎且也礼乐有时可以不用刑法成康制作大备而刑措矣刑法无时可以不用礼乐嬴秦

坑焚未幾而亂作矣、周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許、掌交、皆言禮也、應列之宗伯、而反列之司寇、刑法無時可以不用、礼樂益可証也、至欲於宗伯之中求其一言及于刑法、與司寇相通者無之、礼樂有時可以不用刑法、又可想也、雖然、刑法自然不用如成康之刑措、則亦有意不用、則措刑而非刑措矣、姑息之害甚于殘忍、老莊之弊、酷于申韓、若如漢書序次、不申不韓、不老不莊、純乎帝王之治、聖賢之學、本末條舉、恩威並施、其人既入礼樂之中、必出于刑法之外、其人若出礼乐之外、自然应入之刑法之中、以此序次史事于例最高、而放二十四史中竟無再用其例者何也、

漢書何以志刑不志兵

漢書志刑不志兵、蓋刑法得其平、則無兵事矣、常有事之初起、一獄吏治之而有餘、至事之已成、十年干戈平之而不足、易之序卦、訟所由受以師也、與其治兵不如治刑、一獄吏可抵千萬軍矣、是故成周兵刑分為二職、唐虞兵刑合為一官也、國語大刑用甲兵、明乎兵即在刑之中、是二而是一也、況且刑事得其平、不仅可以無兵事、即有兵事亦必勝之勢矣、我為民惜死、而民乃不敢自惜其死、我重民之生、而民乃為我保其生、春秋傳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刿其知用兵矣、尚書立政言詰爾戎兵、不在勿誤庶獄之後乎、

四

漢書循吏傳次儒林傳之後論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學道仔林也愛人循吏也學道則愛人循吏傳宜次仔林之後也漢書序次有法於仔林傳後為循吏傳豈見之矣非其深明治本何以能此然亦當時以經術潤飾吏治故班固據实言之似不在乎其深明治本與否也雖然經術潤飾吏治後漢以前漢尤勝矣今前漢以循吏次仔林而後漢不然則不謂班固之識高於范氏誠不可也夫循吏與酷吏反對者也反對於其心而琳反對於其法也子產治鄭武侯治蜀商鞅治秦申子韓子治韓皆法也子產武侯此法商鞅申韓以此法而反對竟如是者吾始謂法同而心不同究之心亦未必不同也人琳豺狼

與非其所深仇、誰忍於殺人、而不樂於生人、卒之生人之人少、而殺人之人多者能學道與不能學道之分、孔子之說無以易也、能學道則子產武侯不惟學道則充其量不過商鞅申韓而已矣、夫同是用法、且公若者酷吏、君者循吏、况其不纯乎用法者更何待聞、人之不可不慎所學如是哉、然此犹專責之其人也、吾則以為上者之趋向亦大有關係焉者、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貞觀之時者、本酷吏傳十三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其故可思已。漢宣帝重二千石主任而循吏不如龔遂董霸尹翁皆趙龐漢張良何以武帝時反多酷吏而循吏必後之宣帝蓋經學致效無朝樹幕即獲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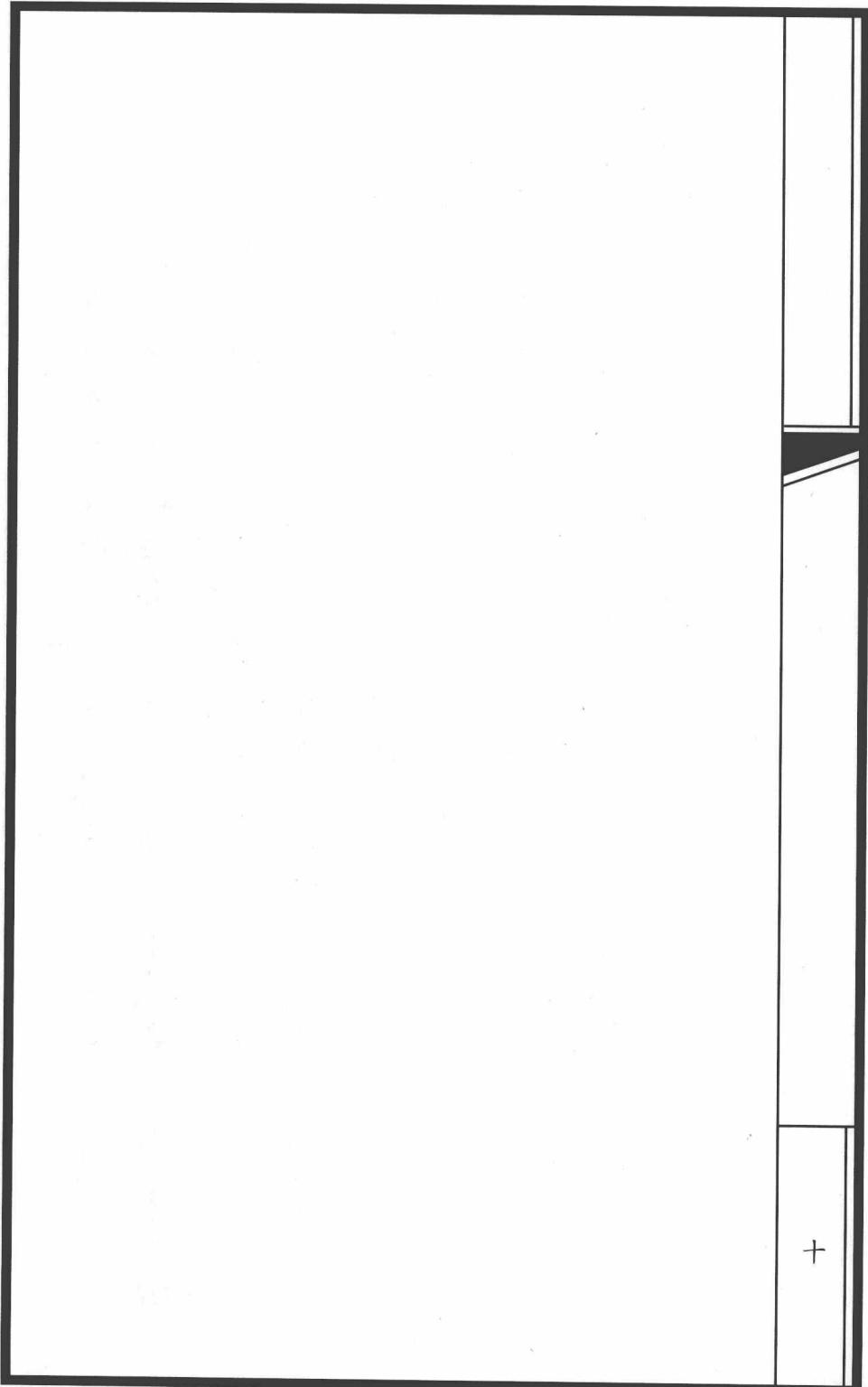
趙廣漢尹翁歸治績優劣論

光緒丁未赴京
考據一等第一

自漢武初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似當時惟有趙廣漢政声称首而未有言尹翁歸者至班書列傳並提趙尹劉向新序楊雄法言亦如之趙廣漢尹翁歸之名自是俱著于天下後世廣漢聰明下不能欺翁歸亦史称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庶知之史氏之以類相從者為此也雖然廣漢不及翁歸遠矣試縷析言之廣漢初事大將軍光光薨後心知天子微指始敢發使至光子博陸侯第搜索椎破而去翁歸則一為市吏雖霍光在時諸霍不敢入市門更如前日廣漢之不及翁歸者此其一廣漢責湖都亭長迺問之語用術太過非君子

以礼待人之事。翁歸則吏稱其以礼相接待，有負者始行罰。廣漢之不及翁歸者，此其二。廣漢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翁歸以高弟入守右扶風，用廉平疾姦吏為右職，不聞有專意世吏及新進年少之事。廣漢之不及翁歸者，此其三。廣漢以其客私酷長安市事使中郎趙奉壽為夙曉丞，相欲脅之。母令穷正已事。翁歸拜東海太守，遇薛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兩人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一則我有所託于人，而恐人之不我應，一則人有所託于我，而自能使人不敢求我之必應。公私隱顯之間較然矣。竊思國家之弊，莫甚于身居顯宦，仍復夤緣囑托，終日以天子宰相為其酬恩報怨之人，科條文法為其通姦舞弊之地，賄賂公行奸邪得

志天下大勢于是乎十去八九廣漢雖未至如此之甚而此端一
聞已足壞官箴而玷吏治使人人都翁歸斯官箴肅吏治清一切
行私伏莽之徒自聞風股慄而不敢動如此而謂天下事不可為
者吾不信也廣漢之不及翁歸者以其四然則優翁歸而劣廣漢
可也雅頤優尹翁歸不得不優田延年矣鄭以子產而治左氏歸
美子皮齊以管仲而霸史公歸姜太公延年為河東太守識翁歸
于故吏中特拔之居五六六十人之首而其後卒以收效如此果知
搖鑑一得其人人才出世道亨斷無姦邪盜賊之足憂者勿論史
者所宜特筆表出之興



董霸為相聲名損于治郡論

王夫之讀經論卷七第二篇
郡守入為三公之得失基詳

龐統治百里才故守菑陽公私不治孔子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黃霸自漢興以來為治民吏稱首而宣帝五鳳三年二月健丙吉為丞相聲名損于治郡孔子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雖然以龐相為不可小知誠然以黃霸為不可大受則不能無辯夫小人才既疏學又淺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如黃霸者尚得謂之小人而非君子武聞刀筆吏不能為公卿矣未聞循良吏不可以為宰相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窮者置父老師帥伍長疾行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陸之費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

治為天下第一、完全王道規模矣、安有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方正學曰、才如黃霸、豈有不能為相者乎、為相聲名減于治郡、則以宣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霸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故教化行、法令飭、及入而為相、破飾法令、人將以為擾、欲行教化、人將以為迂安、能立不可為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觀其勅上計吏以興教化、真宰相所宜為也、張敞處毀訐之謂、其教民為偽、帝亦虛聽之、蓋宣帝從事督責苛細、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欲有為、其可得乎、高帝善將將、所以成開創之功、宣帝不善相、相、仍然有媿中興之治、史稱宣帝中興、以其能相黃霸、當之可也、吾謂宣帝有媿中興、以其相黃霸一如

其未相也、困之九五曰、困于赤坂、折中九五不取君象、但取位高而益因者、黄霸占之矣、其实漢之丞相有数人、不困于赤坂者、独黄霸乎哉、景帝甚且殴死申屠嘉及周亚夫、武帝督责大臣、丞相自公孙弘后、李蔡、莊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比坐事死、無一免者、宣帝对于黄霸、雖不能尽其才、而仍然存寬大之意、蓋困于赤坂而無劓刖也。

其二

澗溪之水、非所以聚蛟龍鷁鶴之枝、非所以棲鸞鳳、必北溟而後可以縱鯢魚之躍、必南溟而後可以伍鵬鳥之芸、是以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龐士元不能治耒陽、而可使處治中別駕之任、